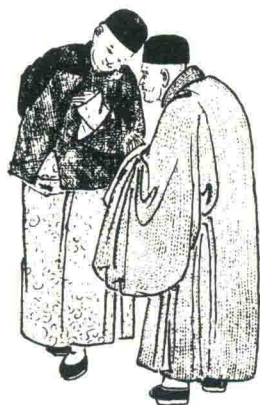


小说馆



无障碍阅读权威版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注释本〕

〔清〕吴趼人著 高书平注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注释本〕

〔清〕吴趼人著 高书平注

无障碍阅读权威版



小说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注释本/(清)吴趼人著;高书平注. —武汉:
崇文书局, 2015. 1(2016. 1 重印)

(崇文馆. 小说馆)

ISBN 978-7-5403-3750-6

I. ①二…

II. ①吴… ②高…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①I24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08553 号

本作品之出版权(含电子版权)、发行权、改编权、翻译权等著作权以及本作品装帧设计的著作权均受我国著作权法及有关国际版权公约保护。任何非经我社许可的仿制、改编、转载、印刷、销售、传播之行为,我社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法律顾问:吴建宝律师工作室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责任编辑:郇淑波 张 弛

责任印制:李佳超

封面设计:木头羊工作室

出版发行:崇文书局有限公司

发行热线:027—87393855

网 址:www.cwbook.cn

地 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C 座 邮政编码:430070

印 制: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716—8325988

开 本: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37

字 数:650 千

版 次: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3-3750-6

定 价: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调换)

前言

胡 胜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晚清著名小说家吴趼人的代表作。这类小说，意在针砭时弊，指斥风俗，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名之为“谴责小说”，并推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刘鹗《老残游记》、曾朴《孽海花》与本书为其中之翘楚者。《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一部奇特的书，它展示了晚清社会各阶层的生活面貌，对晚清政局之腐败，官场之黑暗，人情之浇漓，无不刻画毕露，鞭辟入里。

本书题目中的“二十年”，大略指光绪十年（1884）到光绪三十年（1904）这一时段。当时清王朝刚刚经历了一系列的内忧外患：于内镇压了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和回民起义；于外则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连遭败绩，还没来得及喘息，1884年中法之战硝烟又起，紧跟着便是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1900年义和团之变和八国联军入侵。这时候的大清朝内政倾颓，军务废弛，战场上节节败退；整个官场的腐败，也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即便是清廷最为重视的海军，军费也屡屡挪作他用，“筹海军军费无虑数千百万，乃朝廷悉以之修颐和园，其拨归海军者仅百分之一耳”（王伯恭《蜷庐随笔》）。中法马江之战中，“驭远”号的管带见到敌军便吓破了胆，居然打开水门将船自沉，逃跑之后谎报被敌军击沉。朝廷只知道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普通百姓完全见不到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二回中，便借主人公“九死一生”之口，悲愤地控诉这个时代：“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二十年之久，在此中过来，未曾被第一种所蚀，未曾被第二种所啖，未曾被第三种所攫，居然被我都避了去，还不算是九死一生么？”

作者吴趼人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能写出这样一部作品，与他的

生平经历是密切相关的。吴趼人原名沃尧，字小允，号趼人。祖籍广东佛山，所以还有一个别号叫“我佛山人”。他出身世家，曾祖父吴荣光是嘉庆年间进士，官至湖广总督。祖父吴尚志曾任工部员外郎，但到父亲吴升福这一代已经颇为破落，只担任了一名从九品的候补巡检。吴趼人出生于同治五年（1866），两年之后祖父去世，全家回到佛山老宅定居。在他十七岁时，父亲也在浙江病逝于任上，将后事委托给了吴趼人的三叔；但这位三叔竟然将遗留的几千金为自己谋求了一个郡佐的职位。吴趼人上有老母，下有幼妹，家计顷刻陷于困顿。《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九死一生”为父奔丧，家产被亲朋好友骗占一空，其实也是他本人的真实经历。

因为生活艰难，吴趼人不得不离开家乡，去上海谋生，当时他只有十八岁。在著名的江南制造局担任抄写工作，收入微薄，月薪仅有八金。江南制造局是当时清政府最大的军工企业，向西方购买设备、生产枪支弹药和小型汽船。其下还设有翻译馆等机构，译介了大量军事、科技、政治、历史相关的西方书籍。在这种气氛环境下，吴趼人虽然生活清贫，眼界却为之大开。他日渐发现科技强国的重要性，同时也察觉到洋务运动的种种弊端：购买了西方的技术却不思钻研进取；假借采买之机中饱私囊；买回的设备不知更新；操作人员训练废弛……名为自强，实则虚耗。《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书中对此类事件的描写可谓详尽至极：江南制造局学生用官方拨发的材料私造轮船模型，卖给别人当寿礼；火枪营的宗室子弟操练时也架鹰走犬，火枪和烟枪都是家人代拿着；水师管带完全不懂战术，只知营私舞弊，虚报账目。字字辛辣沉痛，俱是亲眼得见，吴趼人的震惊与愤懑可想而知。

因此，吴趼人也逐渐意识到，国家若想自强，不但要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更要改革制度，整治人心。1897年，“四大谴责小说”中《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在上海创办了《游戏报》，一时间，上海的各类文艺小报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同年，吴趼人也开始了自己的办报生涯，先后担任了《消闲报》、《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等多家报纸的主笔。他更容易接触到三教九流的人物，对当时各阶层的社会现状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在报纸上看到当时的社会新闻，吴趼人经常会剪贴誊抄下来，整理成册子，这也成为日后小说中故事的来源。

但是，办报并不意味着就能秉笔直书，在《汉口日报》担任主笔时，“凡仆所为论说之稍涉忌讳者，皆屏而勿录”（《已亡〈汉口日报〉之主笔吴沃尧致武昌知府梁鼎芬书》）。更有甚者，“闻有不学无术，徒解幸进之纨绔某

甲，居然欲开报馆”（《吴趼人哭》）。这些小报容量有限，内容良莠不齐，甚至成为溜须谄媚，博取虚名之人的进身之阶。几年之后，吴趼人决心结束自己的报馆生涯，投身于小说创作。

这正是—个小说勃兴的年代。1902年，梁启超于日本横滨创办了《新小说》杂志，并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在这种风气的激励下，数年之间，各类原创和翻译小说层出不穷。但这些小说的内容可谓良莠不齐，对那些怪力乱神的作品和佶屈聱牙的译作，吴趼人颇为不满，认为这些书虽然名为小说，但已经完全背离了梁启超以小说“支配人道”的初衷。既不能打动读者之感情，与“群治之关系”更是杳不相涉。在为《月月小说》创刊号所写的序言中，他说：“吾人丁此道德沦亡之时会，亦思所以挽其浇风耶，则当自小说始。”1903年，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刊发于《新小说》第一卷第八期，后来因为《新小说》停刊，第四十五回之后，陆续由广智书局刊行。从此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痛史》《恨海》《电术奇谈》《九命奇冤》《新石头记》《糊涂世界》等作品无不轰动一时，“出君之手，必蔚为巨观”（李葭荣《我佛山人传》）。

此时，小说创作已成为吴趼人唯一的生活来源，这种紧张的卖文生活也给他的身体带来了很大的伤害，以至于“累喘致疾”（江南烟雨客《吴农絮语》）。1910年10月21日，吴趼人病逝于上海，时年45岁。

吴趼人的诸多小说中，名声最为卓著的就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部书以第一人称叙事，讲述了号“九死一生”的青年人在这二十年中的经历和见闻。十五岁的“九死一生”接到父亲病重的消息，前往南京，但抵达时父亲已然去世。“九死一生”托人盘卖了父亲的店铺，得了八千两银子和十根金条，交与伯父存放到钱庄生息。半年后，因为家中无钱使用，到南京同伯父讨利息。伯父推三阻四，避而不见，凄惶的“九死一生”却恰好在街头遇见昔日同窗好友吴继之，从此跟随在他身边做书启亲随，眼见官场、士林、商海、世情之种种“怪现状”，均于此书中——道来。

当时清廷官场黑暗，卖官鬻爵已成寻常事。“九死一生”前往南京途中，便看到一位行李上贴着“江苏即补县正堂”的人在船上偷东西被抓获。原以为是假冒官员，经吴继之解释，才知道真的是个候补的县令，因为无缺可补，无差可办，“官不能做，就去做贼”（第四回）。之后这种事情竟是司空见惯，出身王府的流娼想当太太，便出钱给嫖客捐了个二品道台，俨然诰命夫人。飞檐走壁的贼偷来一笔钱捐了个县官，还是继续偷，甚至偷

属下的钱，再装模作样地派差役去捕贼。最后直升到臬台，三个儿子也有两个捐了道员、知府出身，“那捐款无非是偷来的”（第二十六回）。“九死一生”初涉世时，心中暗道“官场中竟是男盗女娼”（第一回），真是分毫不差。

而且，清廷的法令制度已经完全无法制止这种腐败的蔓延。第十四回，吴继之和“九死一生”议论马江之战，讲起南洋水师种种虚报私吞的行径。“九死一生”极为惊愕，便问道：“历来的抚督难道都是睡着的，何以不彻底根查一次？”吴继之答道：“抚督何曾睡着，他比你我还醒呢，他要是将一省的弊窠都厘剔干净，他又从哪里调剂私人呢！”就连书中作为正面人物来塑造的吴继之，也没法脱离这种官场上的蝇营狗苟，只能以一种和光同尘的态度游走其中：“内中我不愿意要的钱，也不知多少，然而历来相沿如此，我何犯着把他叫穿了，叫后来接手的人埋怨我；只要不另外再想出新法子来舞弊，就算是个好人了。”

难道朝廷中的洋务派就不能改变这种乱局么？答案同样是否定的。江南制造局的司事多是私情委派，“还有连工账都记不来的人，一个字不识的人，都有在里面”。请了个外国工程师打出船样准备照做，有个叫梁桂生的中国工程师指出这样子不对。局里的总办反而恼怒道：“外国人打的样子，还有错的么！”最后依样造出来的船果然走不动，只好再按照梁桂生的方法改。这些洋务官员虽然信服西洋技术，却不问对错好歹，只要出自洋人之口便奉为金科玉律。非但不知自己钻研，对本国技术人员的培养也全不放在心上。正如书中所言：“官场中人，只要看见一个没辫子的，哪怕他是个外国花子，也看得他同天上神仙一般，这个全是没有学问之过。”

官场风气如此，士林又如何能免。此时的士人眼中只剩下名利二字，对家国天下无半点关心。吴继之讽刺说：“那一班斗方名士，结识了两个报馆主笔，天天弄些诗去登报，要借此博个诗翁的名色，自己便狂得个杜甫不死、李白复生的气概。也有些人，常常在报上看见了他的诗，自然记得他的名字；后来偶然遇见，通起姓名来，人自然说句久仰的话，越发惯起他的狂焰逼人，自以为名震天下了。”（第九回）为了这份名气，很多市侩也要想方设法跻身士林。洋行买办唐玉生自己起了个别号啸庐居士，央人画了幅《啸庐吟诗图》，请了二百多位“名士”题诗其上，于是也俨然以名士自居，得意洋洋地说“此刻那一个不知道区区的小名，从此出来交结个朋友也便宜些”（第三十三回）。即便有留洋归来，身怀真本事的学生，譬如

为“九死一生”私造模型轮船的赵小云；在江南制造局只领几吊钱的薪水，被矿师聘去，每月却有二百二十两银子。“九死一生”的友人方佚庐评价道：“从前派到美国去的学生，回来了也不用，此刻有多少在外头当洋行买办，当翻译的。”（第三十回）纵有忧国忧民之心，但在这样的士林之中，又如何能寻觅医国之手？

上行下效，当朝堂的法令制度，士人的风骨精神均已荡然无存，随之而来的便是整个社会的风气浇漓。即便骨肉亲情，在金钱面前也全然被抛诸脑后。“九死一生”的亲叔父和同乡亲族，只想着如何算计他的钱财。身为官宦之后的黎景翼，为了谋夺家产，不惜逼死亲弟弟，又丧心病狂地将弟媳卖入妓院。第二十九回“送出洋强盗读西书”，儿子带着强盗明火执仗地抢了自己家，父亲气得想亲手杀了他，被人劝住，无法只得把他送出洋去读书，只当是把儿子撵走了。而在商场之中，则是见利忘义，行骗成风。祥珍珠宝店的东家包道守因为骗术精明，被称为“包到手”。因为珠宝店的掌柜和伙计不肯把中得的彩金转成股份投在店里，便怀恨在心，伙同他人坑害自家店铺，骗去一万六千两银子，反过来要掌柜和伙计们包赔。通过“九死一生”的双眼，将三教九流各色人物的所作所为，纤毫毕露地呈于读者面前，堪称晚清种种“怪现状”的一幅长卷。

全书由“九死一生”的经历见闻贯穿，讲述了近二百个大大小小的故事。其中篇幅较长的譬如对观察苟才的交代，几乎贯穿了全书的始终，到处投机钻营，为了补缺将新寡的儿媳献给上官做妾，直到最后丧命于亲生儿子之手。篇幅较短的则寥寥数语，只于闲谈间带出，或叙事情始末，或只描写情境，在吴趼人的笔下却都是尖酸辛辣，鞭辟入里。譬如第五回，吴继之转述家人高升的见闻，形容落魄却要撑面子的旗人，在茶馆里喝茶吃烧饼的境况：

后来又看见他在腰里掏出两个京钱来，买了一个烧饼，在那里撕着吃，细细咀嚼，象很有味的光景。吃了一个多时辰，方才吃完。忽然又伸出一个指头儿，蘸些唾沫，在桌上写字，蘸一口，写一笔。高升心中很以为奇，暗想这个人何以用功到如此，在茶馆里还背临古帖呢！细细留心去看他写甚么字。原来他那里是写字，只因他吃烧饼时，虽然吃的十分小心，那饼上的芝麻，总不免有些掉在桌上，他要拿舌头舐了，拿手扫来吃了，恐怕叫人家看见不好看，失了架子，所以在那里假装着写字蘸来吃。看他写了半天字，桌上的芝麻一颗也没有了。他又忽然在那里出神，象想甚么似的。想了一会，忽然又象醒悟

过来似的，把桌子狠狠的一拍，又蘸了唾沫去写字。你道为甚么呢？原来他吃烧饼的时候，有两颗芝麻掉在桌子缝里，任凭他怎样蘸唾沫写字，总写他不到嘴里，所以他故意做成忘记的样子，又故意做成忽然醒悟的样子，把桌子拍一拍，那芝麻自然震了出来，他再做成写字的样子，自然就到了嘴了。

这样的描摹真是可叹可笑，虽然有夸张之嫌，却将当时死撑着门面的八旗遗老，活灵活现地呈于人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谴责小说“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但正如吴趼人自己在《月月小说》序言中所说：“奈何举社会如是种种之丑态而先表暴之？吾盖有所感焉。”内忧外患，大厦将倾，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又怎能不将一腔愤懑伤痛之情倾而出之呢？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也不乏正面的人物形象。譬如深谙世事、古道热肠的吴继之；心怀国事、忧心天下的王伯述；刚正不阿、清白自守的蔡侶笙；身处闺中却有着进步思想的堂姐；以及虽然在社会上历练得手段圆滑，却毕竟不失良善之心的“九死一生”本人……吴趼人往往借他们之口，传达着自己的社会理想。

吴继之对困窘的“九死一生”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视如兄弟般提携照顾；与自缢而亡的穷官陈仲眉并无深交，却对他遗下的孤儿寡母慨然解囊，并大力相助。在那个骨肉至亲都不惜自相残杀的污浊社会里，这种善意与温情显得格外动人。“九死一生”的堂姐虽然年轻，却极有见识。老太太说年轻的寡妇不要出去抛头露面，姐姐却回答“女子不可抛头露面这句话，我向来最不相信”，并说：“要教化人，除非从心上教起；要从心上教起，除了读书明理之外，更无他法。古语还有一句说得岂有此理的，说甚么‘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我最不佩服。或是古人这句话是有所为而言的，后人就奉了他做金科玉律，岂不是误尽了天下女子么？”（第二十一回）俨然已有新女性的胸襟气度，而吴趼人对这种思想也抱持着肯定的态度。

吴趼人寄望于中国的青年，小说中王伯述对“九死一生”说：“我们年纪大的，已是末路的人，没用的了。所望你们英年的人，巴巴的学好，中国还有可望。总而言之，中国不是亡了，便是强起来；不强起来，便亡了；断不会有神没气的，就这样永远存在那里的。然而我们总是不及见的了。”并认为改变中国现状的途径，就是“上下齐心协力的认真办起事来，节省了那些不相干的虚糜，认真办起海防、边防来就是了”（第二十二回）。但

是这种改良派的主张，在当时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实现？小说最后，正直爱民的官员蔡侣笙被参劾丢官，“奉旨革职严追”；吴继之的商号垮台，“九死一生”也身负巨债，不得不抽身远避。

小说并没有给当时的中国指出一条出路，主人公们风云散尽，便以“悲欢离合廿年事，隆替兴亡一梦中”而怅然归结。这部书刊发两年之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倡导成立中国同盟会，成为第一个全国性的革命组织，从此之后，民主革命的火种便再未熄灭。吴趼人去世的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这是吴趼人所无法料及的，但也是将他笔下种种“怪现状”彻扫一空的唯一手段。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部书，作为行将就木的清王朝最后的缩影，则成为近代文学史上最好的镜鉴。

目 录

第 一 回	楔子	1
第 二 回	守常经不使疏逾戚	睹怪状几疑贼是官
第 三 回	走穷途忽遇良朋	谈仕路初闻怪状
第 四 回	吴继之正言规好友	苟观察致敬送嘉宾
第 五 回	珠宝店巨金骗去	州县官实价开来
第 六 回	彻底寻根表明骗子	穷形极相画出旗人
第 七 回	代谋差营兵受殊礼	吃倒帐钱俸大遭殃
第 八 回	隔纸窗偷觑骗子形	接家书暗落思亲泪
第 九 回	诗翁画客狼狽为奸	怨女痴男鸳鸯并命
第 十 回	老伯母强作周旋话	恶洋奴欺凌同族人
第 十 一 回	纱窗外潜身窥贼迹	房门前瞥眼睹奇形
第 十 二 回	查私货关员被累	行酒令席上生风
第 十 三 回	拟禁烟痛陈快论	睹赃物暗尾佳人
第 十 四 回	宦海茫茫穷官自缢	烽烟渺渺兵舰先沉
第 十 五 回	论善士微言议赈捐	见招帖书生谈会党
第 十 六 回	观演水雷书生论战事	接来电信游子忽心惊
第 十 七 回	整归装游子走长途	抵家门慈亲喜无恙
第 十 八 回	恣疯狂家庭现怪状	避险恶母子议离乡
第 十 九 回	具酒食博来满座欢声	变田产惹出一场恶气
第 二 十 回	神出鬼没母子动身	冷嘲热谑世伯受窘
第 二 十 一 回	作引线官场通赌棍	嗔直言巡抚报黄堂
第 二 十 二 回	论狂士撩起忧国心	接电信再惊游子魄
第 二 十 三 回	老伯母遗言嘱兼桃	师兄弟挑灯谈换帖
第 二 十 四 回	臧获私逃酿出三条性命	翰林伸手装成八面威风
第 二 十 五 回	引书义破除迷信	较资财衅起家庭

第二十六回	干嫂子色笑代承欢	老捕役潜身拿臬使	118
第二十七回	管神机营王爷撤差	升镇国公小的交运	123
第二十八回	办礼物携资走上海	控影射遣伙出京师	128
第二十九回	送出洋强盗读西书	卖轮船局员造私货	134
第三十回	试开车保民船下水	误纪年制造局编书	139
第三十一回	论江湖揭破伪术	小勾留惊遇故人	144
第三十二回	轻性命天伦遭惨变	豁眼界北里试嬉游	149
第三十三回	假风雅当筵呈丑态	真义侠拯人出火坑	154
第三十四回	蓬华中喜逢贤女子	市井上结识老书生	159
第三十五回	声罪恶当面绝交	聆怪论笑肠几断	164
第三十六回	阻进身兄遭弟潜	破奸谋妇弃夫逃	170
第三十七回	说大话谬引同宗	写佳画偏留笑柄	175
第三十八回	画士攘诗一何老脸	官场问案高坐盲人	181
第三十九回	老寒酸峻辞干馆	小书生妙改新词	187
第四十回	披画图即席题词	发电信促归阅卷	193
第四十一回	破资财穷形极相	感知己沥胆披肝	199
第四十二回	露关节同考装疯	人文闹童生射猎	204
第四十三回	试乡科文闹放榜	上母寿戏彩称觞	210
第四十四回	苟观察被捉归公馆	吴令尹奉委署江都	216
第四十五回	评骨董门客巧欺蒙	送忤逆县官托访察	221
第四十六回	翻旧案借券作酬劳	告卖缺县丞难总督	226
第四十七回	恣儿戏末秩侮上官	忒轻生荐人代抵命	232
第四十八回	内外吏胥神奸狙猾	风尘妓女豪侠多情	237
第四十九回	串外人同胞遭晦气	摘词藻嫖界有机关	242
第五十回	溯本源赌徒充骗子	走长江舅氏召夫人	247
第五十一回	喜孜孜限期营篷室	乱烘烘连夜出吴淞	252
第五十二回	酸风醋浪拆散鸳鸯	半夜三更几疑鬼魅	258
第五十三回	变幻离奇治家无术	误交朋友失路堪怜	263
第五十四回	告冒饷把弟卖把兄	戕委员乃侄陷乃叔	268
第五十五回	箕踞忘形军门被逐	设施已毕医士脱逃	273
第五十六回	施奇计奸夫变凶手	翻新样淫妇建牌坊	278

第五十七回	充苦力乡人得奇遇	发狂怒老父责顽儿	283
第五十八回	陡发财一朝成眷属	狂骚扰遍地索强梁	288
第五十九回	干儿子贪得被拐出洋	戈什哈神通能撤人任	293
第六十回	谈官况令尹弃官	乱著书遗名被骂	298
第六十一回	因赌博入棘闹舞弊	误虚惊制造局班兵	304
第六十二回	大惊小怪何来强盗潜踪	上张下罗也算商人团体	309
第六十三回	设骗局财神遭小劫	谋复任臧获托空谈	315
第六十四回	无意功名官照何妨是假	纵非因果恶人到底成空	320
第六十五回	一盛一衰世情商冷暖	忽从忽违辩语出温柔	325
第六十六回	妙转圜行贿买蜚言	猜哑谜当筵宣谑语	331
第六十七回	论鬼蜮挑灯谈宦海	冒风涛航海走天津	336
第六十八回	笑荒唐戏提大王尾	恣畧威打破小子头	342
第六十九回	责孝道家庭变态	权寄宿野店行沾	348
第七十回	惠雪舫游说翰苑	周辅成误娶填房	353
第七十一回	周太史出都逃妇难	焦侍郎入粤走官场	359
第七十二回	逞强项再登幕府	走风尘初入京师	364
第七十三回	书院课文不成师弟	家庭变起难为祖孙	370
第七十四回	符弥轩逆伦几酿案	车文琴设谜赏春灯	376
第七十五回	巧遮饰贻见运机心	先预防嫖界开新面	382
第七十六回	急功名愚人受骗	遭薄幸淑女蒙冤	388
第七十七回	泼婆娘赔礼入娼家	阔老官叫局用文案	393
第七十八回	巧蒙蔽到处有机谋	报恩施沿街夸显耀	399
第七十九回	论丧礼痛砭陋俗	祝冥寿惹出奇谈	405
第八十回	贩丫头学政蒙羞	遇马扁富翁中计	410
第八十一回	真愚昧惨陷官刑	假聪明贻讥外族	415
第八十二回	紊伦常名分费商量	报涓埃夫妻勤伺候	420
第八十三回	误联婚家庭闹意见	施诡计幕客逞机谋	425
第八十四回	接木移花丫鬟充小姐	弄巧成拙牯岭属他人	431
第八十五回	恋花丛公子扶丧	定药方医生论病	436
第八十六回	旌孝子瞒天撒大谎	洞世故透底论人情	442
第八十七回	遇恶姑淑媛受苦	设密计观察谋差	448

第八十八回	劝堕节翁姑齐屈膝	谐好事媒妁得甜头	453
第八十九回	舌剑唇枪难回节烈	忿深怨绝顿改坚贞	460
第九十回	差池臭味郎舅成仇	巴结功深葭莩复合	466
第九十一回	老夫人舌端调反目	赵师母手版误呈词	471
第九十二回	谋保全拟参僚属	巧运动赶出冤家	477
第九十三回	调度才高抚台运泥土	被参冤抑观察走津门	483
第九十四回	图恢复冒当河工差	巧逢迎垄断银元局	489
第九十五回	苟观察就医游上海	少夫人拜佛到西湖	495
第九十六回	教供辞巧存体面	写借据别出心裁	500
第九十七回	孝堂上伺候竞奔忙	亲族中冒名巧顶替	506
第九十八回	巧攘夺弟妇作夫人	遇机缘僚属充西席	512
第九十九回	老叔祖娓娓讲官箴	少大人殷殷求仆从	518
第一百回	巧机缘一旦得功名	乱巴结几番成笑话	523
第一百一回	王医生淋漓谈父子	梁顶羹恩爱割夫妻	529
第一百二回	温月江义让夫人	裘致禄孽遗妇子	535
第一百三回	亲尝汤药媚倒老爷	婢学夫人难为媳妇	541
第一百四回	良夫人毒打亲家母	承舅爷巧赚朱博如	546
第一百五回	巧心计暗地运机谋	真脓包当场写伏辩	552
第一百六回	符弥轩调虎离山	金秀英迁莺出谷	559
第一百七回	觑天良不关疏戚	蓦地里忽遇强梁	565
第一百八回	负屈含冤贤令尹结果	风流云散怪现状收场	571

第一回 楔子

上海地方，为商贾麋集之区，中外杂处，人烟稠密，轮船往来，百货输转。加以苏扬各地之烟花[此处代指娼妓]，亦都图上海富商大贾之多，一时买棹[雇船，乘船。棹，船桨，此处代指船]而来，环聚于四马路一带，高张艳帜，炫异争奇。那上等的，自有那一班王孙公子去问津；那下等的，也有那些逐臭之夫[《吕氏春秋》载：古代有一人身患奇臭，亲戚朋友都不愿和他在一起，他只好独自一人住在海上。海上却有人喜欢他这种臭味，如影相随。后来就以“逐臭之夫”比喻有和人不同的、不好的、特殊嗜好的人]，垂涎着要尝鼎一脔(luán)[尝一点味道的意思。鼎，古代烹饪的器具。一脔，切成小块的肉]。于是乎把六十年前的一片芦苇滩头，变做了中国第一个热闹的所在。

唉！繁华到极，便容易沦于虚浮。久而久之，凡在上海来来往往的人，开口便讲应酬，闭口也讲应酬。人生世上，这“应酬”两个字，本来是免不了的；争奈这些人所讲的应酬，与平常的应酬不同，所讲的不是嫖经，便是赌局，花天酒地，闹个不休，车水马龙，日无暇晷。还有那些本是手头空乏的，虽是空着心儿，也要充作大老官模样，去逐队嬉游，好象除了征逐[朋友间密切的往来。一般指吃喝玩乐、不务正业的往来]之外，别无正事似的。所以那“空心大老官”，居然成为上海的土产物。这还是小事。还有许多骗局、拐局、赌局，一切希奇古怪、梦想不到的事，都在上海出现，于是乎又把六十年前民风淳朴的地方，变了个轻浮险诈的逋(bū)逃薮(sǒu)[歹徒恶棍逃匿聚集之处]。

这些闲话，也不必提，内中单表一个少年人物。这少年也未详其为何省何府人氏，亦不详其姓名。到了上海，居住了十余年。从前也跟着一班浮荡子弟，逐队嬉游。过了十余年之后，少年的渐渐变做中年了，阅历也多了；并且他在那嬉游队中，狠狠的遇过几次阴险奸恶的谋害，几乎把性命都送断了！他方才悟到上海不是好地方，嬉游不是正事业，一朝改了前非，回避从前那些交游，惟恐不迭，一心要离了上海，别寻安身之处；只是一时没有机会，只得闭门韬晦[收敛光芒，隐藏踪迹]。自家起了一个别号，叫做“死里逃生”，以志自家的悼痛。

一日，这死里逃生在家里坐得闷了，想往外散步消遣，又恐怕在热闹地方，遇见那征逐朋友；思量不如往城里去逛逛，倒还清净些。遂信步走

到邑庙豫园〔即城隍庙。因豫园是城隍庙的庙产，所以称为邑庙豫园〕，游玩一番，然后出城。正走到瓮城〔掩蔽在城门外的一座圆或方形的小城，也称瓮门、月城〕时，忽见一个汉子，衣衫褴褛，气宇轩昂，站在那里，手中拿着一本册子，册子上插着一枝标〔出卖旧物，把草棍或竹签插在要卖的东西的上面或旁边，作为出卖的标志，叫做标〕，围了多少人在旁边观看。那汉子虽是昂然拿着册子站着，却是不发一言。

死里逃生分开众人，走上一步，向汉子问道：“这本书是卖的么？可容借我一看？”那汉子道：“这书要卖也可以，要不卖也可以。”死里逃生道：“此话怎讲？”汉子道：“要卖便要卖一万两银子！”死里逃生道：“不卖呢？”那汉子道：“遇了知音的，就一文不要，双手奉送与他！”死里逃生听了，觉得诧异，说道：“究竟是甚么书，可容一看？”那汉子道：“这书比那《太上感应篇》、《文昌阴骘文》、《观音菩萨救苦经》〔这是三本讲因果报应的迷信书。太上，迷信传说中的太上老君。文昌，文昌帝君，迷信传说中主管人间禄命的神。阴骘(zhì)，阴德〕，还好得多呢！”说着，递书过来。死里逃生接过来看时，只见书面上粘着一个窄窄的签条儿，上面写着“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翻开第一页看时，却是一个手抄的本子，篇首署着“九死一生笔记”六个字。不觉心中动了一动，想道：“我的别号，已是过于奇怪，不过有所感触，借此自表；不料还有人用这个名字，我与他可谓不谋而合了。”想罢，看了几条，又胡乱翻过两页，不觉心中有所感动，颜色变了一变。那汉子看见，便拱手道：“先生看了必有所领会，一定是个知音。这本书是我一个知己朋友做的。他如今有事到别处去了，临行时亲手将这本书托我，叫我代觅一个知音的人，付托与他，请他传扬出去。我看先生看了两页，脸上便现了感动的颜色，一定是我这敝友的知音。我就把这本书奉送，请先生设法代他传扬出去，比着世上那印送善书的功德〔佛家指信佛、念经、布施之类的事情为功德〕还大呢。”说罢，深深一揖，扬长而去。一时围看的人，都一哄而散了。

死里逃生深为诧异，惘惘的袖了这本册子，回到家中，打开了从头至尾细细看去，只见里面所叙的事，千奇百怪，看得又惊又怕。看得他身上冷一阵、热一阵，冷时便浑身发抖，热时便汗流浹背；不住的面红耳赤，意往神驰，身上不知怎样才好。掩了册子，慢慢的想其中滋味：从前我只道上海的地方不好，据此看来，竟是天地虽宽，几无容足之地了！但不知道九死一生是何等样人，可惜未曾向那汉子问个明白，否则也好去结识结识他，同他做个朋友，朝夕谈谈，还不知要长多少见识呢！

思前想后，不觉又感触起来，不知此茫茫大地，何处方可容身，一阵的

心如死灰，便生了个谢绝人世的念头。只是这本册子，受了那汉子之托，要代他传播，当要想个法子，不负所托才好；纵使我自己办不到，也要转托别人，方是个道理。眼见得上海所交的一班朋友，是没有可靠的了；自家要代他付印，却又无力。想来想去，忽然想着横滨《新小说》[光绪二十九年(1903)梁启超等在日本创办的一种文学月刊，内容以小说为主。本书作者吴沃尧，是该刊的主要作者之一]，消流极广，何不将这册子寄到新小说社，请他另辟一门，附刊上去，岂不是代他传播了么？想定了主意，就将这本册子的记载，改做了小说体裁，剖作若干回；加了些评语；写一封信，另外将册子封好，写着“寄日本横滨市山下町(dīng)百六十番[日本人称街道为町，称门牌号为番。山下町百六十番，就是山下街百六十号]新小说社”。走到虹口蓬路日本邮便局[日本人称邮政局为邮便局，邮票为邮税票。当时上海的虹口区是日租界，所以设有日本邮便局]，买了邮税票粘上，交代明白，翻身就走，一直走到深山穷谷之中，绝无人烟之地，与木石居，与鹿豕游[语出《孟子》，指隐居深山]去了。

第二回 守常经不使疏逾戚 睹怪状几疑贼是官

新小说社记者接到了死里逃生的手书及九死一生的笔记，展开看了一遍，不忍埋没了他，就将他逐期刊布出来。阅者须知：自此以后之文，便是九死一生的手笔与及死里逃生的批评了。

我是好好的一个人，生平并未遭过大风波、大险阻，又没有人出十万两银子的赏格来捉我，何以将自己好好的姓名来隐了，另外叫个甚么九死一生呢？只因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二十年之久，在此中过来，未曾被第一种所蚀，未曾被第二种所啖，未曾被第三种所攫，居然被我都避了过去，还不算是九死一生么！所以我这个名字，也是我自家的纪念。

记得我十五岁那年，我父亲从杭州商号里寄信回来，说是身上有病，叫我到杭州去。我母亲见我年纪小，不肯放心叫我出门，我的心中，是急的了不得。迨后又连接了三封信，说病重了，我就在我母亲跟前，再四央